

文選卷第十九

金澤文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東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勸勵

韋孟諷諫詩一首

張茂先勵志詩一首

賦癸

情

善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於是最末故居於癸也

高唐賦一首

并序

宋主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

善本有於字

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其上獨有雲氣

慈

今直上

忽

今改容須臾之間變

化無窮

濟曰高唐觀名懷王時游雲夢夢見神女自稱巫山神女乃於山下置此觀焉崕高舉良言雲之高舉變轉容色善曰漢書音義張揖

曰雲夢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爾雅曰崕者屈屨注謂山峯頭崕崕然言雲氣形似於山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

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

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善曰

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

至襄王時復遊於高唐

為高唐之客

善曰自言為高唐之客

聞君游高唐願薦枕

席

善曰薦進也欲親於

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

高丘之阻

阻善曰山南曰陽土高曰丘阻書注曰巫山南郡巫縣阻險也

旦為朝雲暮為行

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音尸良曰朝行雲暮行雨皆神女自稱陽臺神自言之實無有也善曰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

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向曰至朝視之如見雲雨之象故為立廟號朝雲之廟

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王對曰其始出也晞

音時翰曰曄茂盛貌言朝雲茂盛如曄松栽也善曰曄茂貌直豎貌

其少進也晞折兮若姣姣姬

揚袂鄢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馭馬建羽旗

銑曰晰白姣美袂袖也偈挺舉也言雲之勢色變化如此善曰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望所思也韓詩曰偈桀挺也居竭切疾

驅良周禮云析羽為旗謂破五色鳥羽為欸子兮如風淒兮如雨風之也言氣變改或如駕馬建旗也建立也

止雨雲齊

才細雲無處所濟曰淒淒皆涼也言雲氣如風雨之涼也霽晴

注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爾雅曰濟謂之霽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王曰可也

善本

無也王曰其何如矣王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

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泉珍怪奇偉不可稱論

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王曰唯唯良曰言神之所居高敞廣遠可為

論說也一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惟高唐之大體兮殊

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翰

疇匹也言不可比匹也玄曲也其道曲折善曰言殊異於常無

而下望兮臨大低音池善本之稽音池善本畜水朝曰登高下望臨太陵稽水之

生草木說文曰奔謂陵阪曰低周禮曰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

之俱集普洎音許洎音許其無聲耳兮潰胡淡淡而並入向曰

初晴百谷之水皆騰涌淡淡並入蓄水之所善曰百谷者衆谷雜水集至山

下曰洎水暴至聲也說文曰洎洎涌也謂冰波騰自潰水相交過也淡

向各曰夾石礪石
入于河孔也曰
海畔山也

止

平滿貞無洋洋而四施兮芬翳孔湛湛而不善本作止長風至

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說曰麗著畝隴也言風起吹波如孤隴之勢似著於山善曰芬翳然聚見湛湛深見弗

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莊子曰麗著也郭璞爾雅注曰有隴界如畝素問岐伯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吹水勢波落而隴起言風吹水勢浪文如孤隴之附山

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濟曰會合也言水觸岸相擊波濤自相迫隘交引而

却會善曰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粹慈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

而望碣石良曰碣石海畔山半在水中言此水波濤粹然而起尔如望碣石以浮海也善曰粹聚也謂雨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水怒

浪如海邊之望碣石碣石山名也已見上注礪歷礪烏罪切善礪盧而相摩兮燿音

震天之磴康蓋翰曰磴皆礪石相摩之聲震天言聲大也善曰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礪聲動徹天說文曰礪小石也礪礪

礪衆石自礪聲也林曰礪天聲也巨石溺溺之澌澌仕澌角兮沫沫同澌澌而

高厲向曰水觸大石溺溺而之澌澌澌而下蹙沫潼潼然聚於高厲之處善曰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澌澌石在水中出沒之自沫水高低自潼潼高

起也魚屬水澹澹徒濫而般步千切善紆兮紆字洪波淫淫之溶溶音曳

水之迴屈緩泳之貞善曰說文曰澹澹水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

聲之霈霈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興聲霈霈而然止

林賦曰宵隆雲撓義出於此纂文曰雲若大波猛獸驚而跳條駭兮妄奔走而馳邁

虎豹豺兕失氣恐喙許鵬鶚雁鳥鷗飛揚伏窺良曰禽獸聞水

聲皆驚駭奔竄善曰妄謂不覺東西股戰脅息安敢妄執手執執

也言獸股戰鳥翕氣皆不敢攫執善曰股戰猶股慄也脅息猶翕息也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

銑曰水族驚出陸處皆為日暴於渚之陽善曰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鼃鼃

陸處方言曰曬暴也蒲卜切巫山所臨之渚陽水北暖言魚鼈游焉鼃鼃

鰓連鮪美交積縱橫皇振鱗奮翼蜚蜚於蛇蛇於中

反之望銑曰皆失勢去水和望於中反之上善曰謂張其鱗甲翼魚腮

之中以夫至山頂以夫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

曾不可殫形榛牡林鬱成盛葩葉善本覆作華蓋善本雙椅於垂房

糾源幽切善枝還會濟曰雙椅合枝也房實也糾枝交枝也善曰煌煌

生自相覆蓋也雙椅椅相屬也垂房花作房生徙靡澹徙淡隨波閣上

也房椅實也還會交相也糾枝枝曲下垂也

藹愛東西施翼椅倚梔女倚切善豐普蓋切善本帝作帝字更

動如羽翼之布椅梔柔弱兒豐需言多也善曰徙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

水波水紋也闇藹者言木蔭水波闇藹然也東西施翼者謂枝四向施布如鳥

翼然言東西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綠葉紫果去朱莖白蒂音帝翰

皮也帶花根也善曰裴猶房也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

四會籟音賴向曰纖細也風吹細條似竽籟之聲竽笙屬籟簫也銑曰清濁

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

聲濁五變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四會四縣俱會

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音聲感傷人之心使孤子寡婦增其悲怨酸鼻將泣鼻善曰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體記王制曰小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淚

欲出也**長吏墮**官賢人失志

而失其本志善曰尚書曰股肱墮哉**秋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

遠望使人心瘁秦醉反良曰瘁病也善曰登高心瘁**盤崖岸嶺**在

岿官振陳磴磴五哀反銑曰盤盤繞其岸也嶺岿磴磴皆山之峻大兒

也振字當作振字音振振**般石險峻傾崎**斯**崖隄**陡**巖**驅參

差縱橫相迫濟曰比皆山勢騰秀之兒善曰廣雅**陬牙**善本作黃

梧去善本**北**穴偃蹇音隻良曰陬山角也梧逆穴深蹇徑也言山角橫

偃蹇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蹇如有所陷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蹇蹇交智累積

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千

芊善本作炫縣耀羊虹蜺翰曰言山峻嶮如砥柱也砥柱山名芊芊

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加石之勢在巔岈岈上重益其高砥柱山

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岈岸在巫山下者似砥柱山然說文曰俗望山谷千千青

也千與芊古字通言山俯視岈善本作嶸嶸室呼窈窕窈窕宜善曰廣雅

高如虹蜺炫耀其上直見室寥空深見峭士耕切不見其底虛聞松聲耳向曰言谷之深

嶸音宏室苦交切窈音勞松聲善曰言山下杳傾岸洋洋立而能經銑曰洋洋流聲岸傾水

遠不見但空聞松聲也熊經如能攀樹而立其身僂佝善曰言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濟

岸既將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久立其傍恐懼皆流汗至足善曰謂阻險悠悠忽忽惴惴自失

之虞人所懼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出也善曰言人神悠悠然遠使人心動無故自恐

奔云月之斷不能為勇良曰責謂孟賁育謂夏育皆秦武士對此皆懼不能為其勇斷善曰動驚也言無有故對此

而驚恐孟賁夏育決斷之士今見卒措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倚

此嶮阻亦不能為勇也斷丁亂切

莘莘所若生於鬼若生於神翰曰愕驚也言其異物卒然而出

如鬼神出入矣善曰卒七忽切爾雅曰漫見也午故切愕與選同言卒然後

有驚愕之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從來也縱縱莘莘衆多之良言不可測知

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

地蓋底止平箕踵漫模衍以芳草羅生向曰異物之狀不可

形如簸箕之掌而寬大其上芳草羅列而生善曰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秋

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踵前闊後狹似箕衍平良言山勢如箕之踵也秋

蘭芷善本作蕙善本作江離善本作載音菁音青全射依干揭起車

居苞并濟曰皆香草名善曰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

皆草名已見上射二鳥蓮草也苞并叢生也

薄草靡靡

聯延夫夫越香掩掩良曰薄草叢也夫夫大美兒越香謂香氣遷越掩

越香言氣發越掩掩

衆雀良曰雀嗷嗷良曰雀雌雄相失哀鳴相號良曰雀

言同時發也掩同也

鳥之通

水雅曰雅鵲王雅也
郭璞曰雅鵲類也
又曰鵲鵲物鳥黃
也又曰鵲黃黑也

稱下欲珍鳥故先言其聲也 善曰雀
鳥之通稱毛詩曰鵲鵲于飛哀鳴嗷嗷 王睢鵲 黃正冥楚鳩姊

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啾啾皆當年遨游也啾啾聲也

遨遊戲也 善曰王睢鵲黃已見上方言曰或謂鵲黃為楚雀廣雅曰楚鳩二

名啾啾爾雅曰舊周郭璞曰子嵩也出蜀中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舊胡圭切

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云夷通鄉北過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思婦登

北山絕望愁思而死因以為名垂雞未詳高巢巢高也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

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向曰言鳥之唱和與流水合度 善曰

未詳 赴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曲故言赴曲

隨流者隨鳥 有方之士主欽門高谿 善曰史記曰方士皆掩口杜預

類而成曲也 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 上成鬱林公樂聚穀 銑曰皆古之名術士

門高誓谿疑是誓字 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木公共也 進純犧禱琰室 濟曰純犧謂

人共在山上作巢穀食也聚食於山阿 禱祈神也琰室以玉飾室也 善曰進謂祭也禱祭也尚書曰神祇之犧牲牲用

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崑崙之山有瓊宮琰室高誘曰琰宮以玉飾宮

也 醯諸神禮太一 禮也 善曰醯祭也諸神百神也太一天神也大神尊稱

也 善曰醯祭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

禮也 善曰醯祭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

禮也 善曰醯祭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

禮也 善曰醯祭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

禮也 善曰醯祭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

親郊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蒼螭垂旒旌

旆合諧紉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又哀翰曰祝告祭

謂以螭龍爲駟也。合諧旌旆相和之。見句曰細抽也。言抽大樂之弦雅聲合。續列列風增其悲哀也。善曰傳祝已具神之語已具言辭即祝所傳辭也。畢竟

[illegible]

脅息增歎銑曰謳謠也餘皆哀慘自並悲傷自脅息縮氣也增益也於是乃縱獵者基趾

如星傳言羽獵銜枚梅無聲濟曰言布士卒如星之羅列也枚削竹箸銜之止語也善曰目專言語

徧告衆士羽獵已見
上銜枚見吳都賦
弓弩不發果伏旱不傾涉漭漭其馳苹

苹音平良曰罍罍網也傾猶施也苹草聚生飛鳥未及起走獸

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翰曰弭節猶少時也言鳥獸未及遠飛走少時之間蹄足

之聞而獸之蹄足已皆灑血善曰何問辭也言即奄勿舉功先得獲車已實

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

句曰獲車載獸車也舉其先得者其車已滿矣然曰

言王將往觀必齋戒擇其時日而後往也差亦擇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差擇也

簡輿玄服建雲旒蜺為

旌翠為蓋

濟曰玄服法服也簡擇輿車脩法服以雲蜺為旌旒翠羽為蓋善曰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簡略也省也翠翡翠也風

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

良曰言如風雨之疾王至廟如發其蒙自暗與神會善

曰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相會

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

翰

思萬方之事憂國之利害開賢聖之路以補思慮之不及善

九竅通鬱

精神察

善本有滯字

延年益壽千萬歲

句曰鬱滯也言今與神會九竅通暢精神得以伺察故延

年益壽善曰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隔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

神女賦

升序濟曰神女即巫山神女也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

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

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悅忽若有所喜紛紛擾

擾未知何意

銑曰晡夕晚夕也紛紛擾擾神志陵亂自善曰晡日跌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目色

長髮拂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

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

狀如何也

善曰如有可寄識也罔憂也撫覽也見神女也王善本作玉字曰茂矣美矣諸好備

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

不可勝讚

善本作贊字濟曰瓌美之態不可盡舉而讚也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

出昭展絜

善曰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其以進也皎若明月

舒其光

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毛長曰喻婦人有美白皙也

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乎如

花溫乎

如瑩

榮良曰瑩玉也言神女之白光色如花溫潤如玉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逸語曰如玉之瑩說文曰瑩玉

善曰毛

色也為明切曄盛兒

五色並馳

丹

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

飾也則羅紈綺縠成文章

翰曰綺縠羅縠也言衣服盛多文彩也善曰馳施綺五色也蒼頡篇曰縠似纂

色赤胡慣切

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袿裳穠不短纖不

長

向曰穠肥纖細也言長短合度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說文曰穠衣厚兒如恭切

善曰劉熙釋

步衣紈綺方曜殿

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

唾

被服佻被服佻他薄裝

銑曰裔裔行兒婉若游龍乘雲翔謂輕妙婉弱也媚美佻宜也

善曰裔裔行兒婉美兒方言曰媚美也說文曰佻好也與婉同又佻可也言薄裝正相堪可

沐蘭澤含

善本作含字

若芳性和適且待客方順序卑調心腸

言性靈和適心腸調順宜侍尹旁善曰宜侍王立方沐浴也

以蘭浸油澤以塗頭旁宜侍王立方卑柔弱也王曰若此成血矣試

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妖

善本作妖字

麗兮含陰陽之渥飾

良曰渥飾謂含天地渥厚之美飾也

曰言神女得陰陽厚美之飾

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大奮翼其其象無

雙其美無極毛嫵

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

毛嫵西施皆古之美妓也若對此神女則必鄣袖掩面不敢程比姿式善曰真子曰毛嫵先施則天下之美妓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錫則

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

盈目孰者克尚

翰曰既妖美又有姿望骨法殊異正合侍君也孰誰也言誰能尚也善曰近看既美復宜遠望也孰誰也克

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

莫覩主覽其狀其狀我何可極言貌曲且盈以莊姝兮

苞溫潤之玉顏

向曰莊姝姝美也言豐盈苟美顏色溫潤如玉善曰暢申也未可由暢已志也且盈肥滿也莊嚴也毛萇詩傳曰

姝美也也禮

曰

玉溫潤而澤仁也

眸子炯

其精朗

其美而可觀

銑曰

眸子也炯朗也瞭目明白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

眉聯娟似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

濟曰聯娟

微曲白

素質幹之醲

龍

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婉

嬿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

良曰婉閑嬿嬿靜也言習閑靜於幽隱之趣婆娑放逸白善曰言志操解

散奢泰多閑不急躁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

猶盤珊也說文曰婉閑體行也五累切嬿嬿靜好也

宜高殿以廣意

兮翼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琤聲之珊

珊翰曰宜置高殿之上翼翼然使放縱自寬也珊珊玉聲也善曰珊

望余

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

向曰流波目視自言如流水欲為波善曰流波目視自言舉目延視

精若水波

將成瀾也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

銑曰言奮去長袖以正衣

衽也衽衣衽躑躅反側白善

澹清靜其悟

一計切善兮性沈

曰說文曰衽衣衽也自矜嚴也

詳而不煩

濟曰：閑雅也。言澹然閑雅，沉默詳審，不煩亂也。善曰：澹靜，自惜和也。嫵淑，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惜已見。

魏都賦：嫵已見。同篇賦。

時容與以微動，今志未可乎得愜。

音元。善本。

意似

近而既遠，今若將來而復旋。

善曰：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遠也。將來可親之意。

更遠也。謂復更遠也。

褰余幃，倚而請御。今願盡盡。

善本作心字。

之惓惓。

音權。良曰。

惓惓也。惓惓盡心。良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惓，牀帳也。

懷貞亮之絜清，今卒與我乎相難。

翰曰：卒，終也。終與我相與而不相近。

陳嘉辭而云對，芳吐芬芳，其若蘭。精交

接以來往，今心凱康，以樂歡神，獨身而未結。今塊然

然。

善本作。然字。以無端，今然諾其不分。今喟揚立日而哀歎。

普薄怒以自持，今曾不可乎犯干。

向曰：干，通也。言神雖許通，竟未結愛也。銑曰：顏色干，求也。

言顏色薄怒，自守持則不可犯。觸而求之。

善曰：精神也。未結猶未相著。然然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諾，不當其心。廣雅曰：顏色。

也音匹零如如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提顏色自矜持也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

顏顧女師命太傅善曰言神女搖鸞珮整容顏命女師女傳將歸也

詩序曰尊荀師傅可以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傳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

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音狩向曰首向也言將去未行之間又迴顧相

向善曰遷延却行目略微眇精采相授志態橫出不可

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副禮不遑訖辭不及允願

假須臾神女稱遽鈞曰訖究皆盡也遽急也善曰目略輕看精神

左氏傳堅頭須臾沐則心覆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閤上然而

冥忽不知覩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

至曙濟曰徊腸傷氣惜離別也閤然冥忽失所夢形象也言此懷抱

誰人可言惆悵至明而求之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據依也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井序

宋玉

翰曰宋玉假設登徒子之詞以為諫也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

善本無襄字

王。短宋玉曰

良曰登徒姓也子美稱也短謂言其

罪闕

善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稱戰國策曰孟常

君至楚楚獻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說其罪闕也

體貌閑麗口多微詞

善本作辭立

又性好色

翰曰言玉容貌美麗能為幾微之詞善曰閑

靜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

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

微詞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

亦有說乎

善曰遣自解說也

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

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

臣東家之子臣

善本無臣字

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

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

白雪

向曰眉色如翡翠之羽肌膚之白如雪也善曰莊子曰顰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膏如束素齒

如含貝

銑曰素白貝玉也

善曰莊子謂焉然一笑惑陽城迷

下蔡

濟曰嫣然白陽城下蔡楚之二郡名蓋貴人所居中多美人故以為喻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嫣然白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

故取以喻焉

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善曰字林曰窺傾頭門內視也又小

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寧釵耳齒唇歷齒齟齬

謂語而露齒也歷齒謂齒稀疎

善曰莊子曰蓬頭突

旁行蜩蛄儂又

疥且痔

維翰曰旁行行不正也蜩蛄儂身曲也疥瘡也痔後病也善曰臨懷儂儂也廣雅曰儂儂曲良說文曰疥瘡也痔後病也

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心

善本作孰字

察之誰為好色者矣

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成盛稱

隣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

矣向曰章華大夫亦假言之也大夫言王稱此自謂守德不如此善曰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

邪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況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且夫南

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主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

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太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銑曰九土九州也五都五方之都善注同出咸

陽熙邯鄲丹從容鄭衛溱溱于美之間濟曰熙猶嬉游也溱洧二水名其中鄭人

游觀之地善曰熙戲也毛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毛萇曰溱洧鄭兩水也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鵲

倉鵲倉鵲也喈喈良曰鵲鳥名喈喈鳥聲言羣女出游於羣女出采采也告曰毛萇曰倉庚喈喈又曰十畝

倉鵲倉鵲也喈喈良曰鵲鳥名喈喈鳥聲言羣女出游於

之間兮者閑閑兮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翰曰

也女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音墟向曰大

者稱詩以贈大路詩篇名也言逢美者攬衣袖欲與同歸也祛袖也善贈

以芳花辭甚妙銑曰芳花芳草也折芳誦詩以贈游女於是處子

況往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疎俯

仰異觀含羞微笑竊視流眄濟曰處子女子也言若有相望而又

善曰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復稱詩

曰寤春風兮發鮮榮切系衣衣侯兮惠音聲贈我如此

兮不如無生良曰處子稱詩以答大夫也寤見也言見春發萬物之榮乃

善曰復報也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齊莊也言自繫貞於莊而待惠音

聲如此謂贈以芍藥花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

曰則已之生不如因遷延而辭避其平徒以微詞相感動精神

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我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楚故

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翰曰雖以微詞精神相感

如此故足稱於王也善曰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玉雖不逮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也

洛神賦一首并序

曹子建

翰曰魏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雍丘王死謚曰陳思王洛神謂休儀氏之女

溺於洛水為神也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善注同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

名曰宓妃翰曰黃初文帝年号京師洛陽也還還雍丘也斯水洛水也宓妃休儀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感宋玉

對楚王說善本無說字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

善本

言歸車

洛

師洛陽也東藩雍丘也藩者猶

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宮然京城謂雒陽東藩即

此云三背伊關越轅表經通谷陵景山濟曰背違也伊關

年誤轅坂名通谷谷名景山山名經謂涉歷也善曰伊關轅轅已見東都賦華延

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景山緱氏縣南七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善本作稅駕馬乎衡胡阜秣

馬乎芝田良曰殆危煩疲也馬疲故車殆也稅舍也衡阜香草之澤也秣

山上有神芝州記曰容與乎陽善本作林流眄乎洛川於是

精移神駭忽焉思散翰曰言精神思緒忽然移散善曰楊林地名

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爾迺接御者

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之此善本作豔

也。向曰：覲見豔美也。善曰：未察猶未。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

名曰宓妃。則君主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

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向曰：神女之

鴻婉媚如游龍也。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游龍，乘雲翔。翩然若鴻鴈之驚。婉婉然如游龍之昇。榮曜春華，

秋菊。華茂春松。銑曰：秋菊春松，甚盛而神女榮茂過之。善曰：朱穆鬱金賦曰：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於春松。髣

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

之，皎若太陽升朝霞。濟曰：言輕妙光彩似之太陽日也。善曰：正歷曰：太陽日也。迫而察之，灼

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中。善本作脩短。良曰：迫近視

花出淥波也。翰曰：穠，肥纖細也。言肥細長短。正合體度。善曰：神女賦曰：穠不短纖，不長。脩短合度。之灼然如蓮

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向曰：言肩膊如刻削而成也。約束素白也。延，秀音長也。頸亦項也。皓白也。言長

項質白昏露之也。善曰前成已見魏都賦。登依子好色賦曰。膏如束素束素

約素謂厚也。楚辭曰。小膏秀項。若然。早說文曰。項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

質呈露。呈見也。芳澤無加。鈿華不御。善曰楚辭曰。粉

延秀皆長也。芳澤無加。鈿華不御。善曰楚辭曰。粉

白黛黑。施芳澤。鈿華粉也。博物志曰。燒鈿成胡粉。張

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為鈿華。兮患離塵而無光。雲鬢

聯娟。善曰。雲鬢美髮如雲也。詩云。鬢髮如雲。脩長也。聯娟微曲白。善曰

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賦曰。眉聯娟以蛾揚。我我高如雲也。脩長曲

而細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善曰。神女賦曰。眸子

也。善睐謂美瞻視也。權頰也。言壓齒文之生輔承其頰。善曰。神女賦曰。眸子

其精明離騷曰。壓輔奇牙宜笑。焉王逸曰。美人頰有壓輔也。權兩頰。睐旁視也

環姿豔逸。儀靜體閑。善曰。神女賦曰。環姿瑋態。又曰。志解泰而體閑。善

儀靜安靜也。體閑謂膚體閑暇也。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善曰。神女賦曰。眸子

謂膚體閑暇也。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善曰。神女賦曰。眸子

像應圖。善曰。向曰。言情志寬和。然於言辭。骨法人像。皆應圖相。善曰。神女賦曰。眸子

像應圖。善曰。向曰。言情志寬和。然於言辭。骨法人像。皆應圖相。善曰。神女賦曰。眸子

衣之璀璨。分珥二瑤。碧之華琚。善曰。神女賦曰。眸子

衣之璀璨。分珥二瑤。碧之華琚。善曰。神女賦曰。眸子

劉曰俗傳蛟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室和上賣鮪者竹竿命也

多瑤碧氏詩曰報之以瓊瑤毛萋曰琚佩玉名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翰曰首飾謂釵

冠之屬言黃金翠羽裝其釵冠綴明珠於上以光耀其首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太后花勝上為金鳳以翡翠為毛羽步搖貫白珠八劉勰餘玄根賦

曰戴金翠珥珠璣劉熙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向日遠游履名

文謂文飾也霧綃薄縑也裾裾裾也善曰繫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微下雙遠遊有此言未詳其本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綃已見上文

幽蘭之芳藹兮善曰芳藹芳香暗藹也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

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銑曰微猶映也踟躕徘徊也言映幽蘭徐步徘徊於山之隅角濟曰縱體輕舉之兒嬉游也旄旌屬舉以號今桂旗謂以桂為旗竿也攘皓腕

於神汭荒古兮采湍瀨之玄芝良曰汭水涯也洛神游之故云神汭之詩毛萋曰汭水涯也善曰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辛夷車兮結桂旗

之詩毛萋曰汭水涯也善曰余情悅其淑坐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

媒以發人兮託微波而通辭翰曰悅其美恐不見眷故心振動不樂既無良媒通接歡情故假託風波

媒以發人兮託微波而通辭

以達言好音曰願誠素之先達解玉珮而要平之嗟佳人之信

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瑤珠帝以和予兮指潜川而為期

向曰願達心素故解所珮玉乃將要而與之歎神女脩信習禮抗舉瓊玉以應和我指所居之川為期會瑤玉也水居曰潛善曰要屈也佳人信脩整習禮

謂立德明詩謂善言辭古人為信指水為信執眷眷之款實與兮懼斯

如有如白水之類也瑤玉也潜淵謂所居也靈之我斯感交甫之弃言兮悵猶豫而狐疑

恐此神証我也鄭交甫游於江邊見神女贈交甫玉珮行數步珮亦失女亦不見感此事恐復如之故悵然狐疑善曰交甫已見江賦爾雅曰猶如麇善登

木此獸情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久無度後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馬一曰隴西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

待人不得文來迎候故言猶豫也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行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

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

持約也良曰洛靈洛神也感謂其申禮自持善曰申展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河靈河伯也東阿所謂洛靈神光離合

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翰曰言神之光彩或明或闇如鶴之

立似將飛矣而未翔舉善曰陰去陽來也邊讓章臺賦曰縱輕軀以迅赴若離鵠之失羣言如鶴鳥之立望踐椒塗之郁烈

步衡衡薄而流芳向曰椒塗以椒泥飾道也郁烈香氣盛也衡香草也薄聚生也言神步履以流芳也善曰椒塗衡薄言

芳香也郁烈香氣之甚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遇衆

靈雜遼徒合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

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

無匹善本有兮字詠牽牛之獨處銑曰衆靈衆神也雜遼言多也南湘二妃湘水神也謂舜妻娥皇女游

女漢水神也昔攜遊戲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無匹牽牛星名在河之傍其織女相隔故云獨處此物無伉儷之耦故歎詠之以感陳主善曰厲急也

雜遼衆貞二妃游女已見上文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

織女值會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七乃得一會阮瞻詩曰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俱

有此匹揚輕桂圭之之靡非之翫袖以延佇體迅飛鳥之義未其始

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襪式生塵向曰桂婦人之上服也迅疾也言疾如鳥之飛也微步

輕步也步於水波之上如塵生也善曰陵波而襪生塵言神人異也洛靈即神而言若者天神萬靈之惣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為非神也淮南子曰聖

人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說文曰襪足衣也動無常則若危若女進止難期若

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王顏良曰觀其顧眄精光顏色王之溫潤也善曰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王

含辭未吐氣若幽蘭翰曰謂含言辭未吐芳香之氣皆如幽蘭也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是也

華容婀娜鳥奴可可今我忘餐良曰思此之美遂忘其餐善曰張衡

曰懷季女使不殯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向曰屏翳風師也川后何伯也言使收靜其風波也善

曰王逸楚辭注曰屏翳雨師名虞喜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善云雨師然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曹植詰俗文曰河伯典澤屏翳司風植既皆為風師不

可引他說以非之川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銑曰馮夷水神女媧造笙簧者使之擊鼓唱歌善曰

后河伯也已見上文

馬夷女媧並已見上文

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

濟曰既是水祐故文魚為之警乘也

偕俱逝往也

善曰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鸞戒

六龍儼其齊

也楚辭曰文魚兮失瀨又曰將騰駕兮偕逝王鸞已見上文

首載雲車之容裔

良曰神以雲為車而馭龍也容裔行良

善曰春

號曰神農儼矜莊貌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來

鯨鯢踊而

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止止過南岡紆素領迴

清陽

翰曰以鯨鯢水禽為侍衛也止小水也領頸也清陽眉目之間也紆迴也言迴首相視也善曰北海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毛詩

曰領如蝤蛸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

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

之道殊

善本有今字

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

流襟之浪浪

音郎良曰神動脣陳交會之意言幽明道深怨此盛年不得與君相當因舉袖掩涕淚浪浪然流於衣襟善曰盛年謂

少壯之不能當君王之意比言微感甄后之情徒辭曰臣茹蕙以掩涕兮沾不潔之浪浪

荏良會之永絕兮哀逝

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

善本有兮字

獻江雨之明璫

銑曰悼傷也傷此會永絕

各往異鄉空此微情不足效愛故脫明璫獻之璫耳珠也

善曰良會夫雖

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主忽不悟其所含悵神宵而

蔽光

濟曰太陰鬼神道悟見也宵闇冥也言忽不見所舍止悵然暗其於隱其光彩善曰太陰衆神之所居漢書音義孟康曰宵化也

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象願望懷愁

字良曰足雖往矣心留在神所想其形狀願望生愁焉善曰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願望懷愁

善本

形御輕舟而上泝

素善本作想字

浮長川而忘反思絲絲而增

慕夜耿耿而不寐露沾繁霜而至曙

翰曰靈體神也形見也言其望此神復見浮舟上水

以候之既不能見思慕耿耿露霜不寐而至明也善曰想逆流向上也絲絲密意也毛詩曰耿耿不寐又白正月繁霜

命僕夫而就

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騂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句曰僕夫馭人東路東藩路
銑曰抗舉也盤桓不進也

詩甲

補亡詩六首

善曰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哲與同業疇人肄脩
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
而不備於是遥想既往存思
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束廣微

翰曰王隱晉書曰束皙字廣微陽平人也賈謐請
為著作嘗覽周成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

故作辭
以補之

南咳

來

孝子相戒以養也

向曰咳隴也言南者南方養萬物方此以
戒養故取之為名也 善曰毛詩序曰有

其義而亡其辭平夏序曰南

循彼南咳言採其蘭

銑曰循順也蘭
以香孝子採之

咳廢則孝子缺矣咳隴也
以養也 善曰言蘭芬芳以之故已循
咳以采之喻已當自身盡心以養也

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

之子固式游盤

濟曰庭闈父母所居也眷戀之甚心不暇安也彼居之
子謂未仕之兄弟也固或游盤言相戒無為游樂也

善曰居隱之所居者思慕也。我思歸供養心不暇安。馨爾夕膳。居謂未仕。無有游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飧無度。

繫爾晨餐。良曰相戒馨繫其朝夕之食。循彼南陔。歌草油油。善曰言相戒盡心以養也。

翰曰厥其也。油油喻柔順也。善曰草油油而從風喻己亦當柔色以承親。記微子之歌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禮記注曰油然物始生好貌。

彼居之子。色思其牙。不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

絜爾晨羞。向曰羞食也。善曰言承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為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羞有滋味者。

有獺。有獺在河之浹。浹。浹波赴汭。噬魚。捕鯉。獺水獸捕魚以祭先也。喻孝子求珍異以養也。浹水涯也。汭急流也。噬咬捕執。

鯉。美魚名。善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汭林曰汭。深水也。嗷。五。林鳥受哺于子。濟曰嗷嗷聲也。言鳥鳥之微亦聲鳴受哺於子。

反哺。尚。養隆。苟薄。惟禽之似。濟曰養厚苟薄者則與鳥相似也。禽者在翔禽。善曰孟子曰食而不愛豕。

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曰。

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曰。

增爾虔以介丕祉

翰曰最勉虔敬介助丕大祉福也言勉增爾敬以助大福

善注同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銑曰白華美庶恥也言孝子事父母亦復絜己如白華

汗也子夏斥曰白華廢則庶恥缺矣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

濟曰萼承花也喻孝子事父母絜白如朱萼承白花於幽

薄之中而鮮絜也

善曰毛詩曰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纂要曰草叢生

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雜方於華萼自然鮮絜

粲粲門子如磨如錯

良曰粲粲奕奕也門子謂嫡子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警勵也

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毛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翰

盡一日三度省察己之所行事非敢惰其勤恪也匪非也善曰論語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陳思王魏德

論曰位冠萬白華終跌在陵之陬

子溝南曰終赤色也跌花足也陬

國不惰厥恪

白華終跌在陵之陬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跼

萼足也跼與跌

蒨蒨

千

主子湮而不渝

銑曰蒨蒨鮮明白也湮染渝變也言孝子之鮮明雖染不變

同陬山足也

蒨蒨

千

主子湮而不渝

也言孝子之鮮明雖染不變

也善曰蒨蒨鮮明之白自論語子

獨誠盡勤

勤

曰示以

獨誠盡勤

勤

言讀之試勉勉
忘其勉以善注同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咎

堂堂出衆良處子處士也言孝子不得有所營故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已見鸚鵡賦梁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咎澹爾淵清魚

伴晨葩莫之點辰

良曰伴法點汙也言鮮絜法於晨葩無所汙辱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楚

辭注曰點汙也點與玷同古字通

華黍時和歲豐且黍稷也

向曰華黍美時和歲豐也善曰黹

黹徒感

重雲

善本作

和風

銑曰黹黹黑良習習風和良言風雨以時善曰黹黹黑良毛詩曰習習谷風

毛萇曰習習和舒之良揖與習同

黍華陵山顛麥秀丘中

濟曰陵山顛丘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善

曰毛詩曰黍稷方華微子有麥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

靡田不播九穀斯豐

良曰靡無也言無地不播

種九穀從此豐稔也善曰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稷黍稷麻大小豆大小麥也

亦奕奕玄索月濛濛甘

雷留黍發稠華禾

善本作亦字

挺其秀

翰曰玄雷和氣也甘雷雨也稠穢也挺出也善曰鄭玄

毛詩箋文曰天奕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息凡靡非田不

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矣矣今其

穡向曰芒芒寬實白矣矣長盛兒善曰穡許我王未女充我民食銑

委積也言為王之穡積以充人食善曰公羊傳曰王燭陽明顯猷翼

翼齊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猷道也言王道明盛善曰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良曰庚道也言萬物由道而不失善曰由

也子夏序曰由庚廢蕩蕩夷夷物則由之翰曰夷平也蕩蕩立道理而

則陰陽失其道理矣蕩蕩夷夷物則由之物從之而生善曰尚書

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夷常也萬物由春蠱春蠱庶類主亦柔之向曰

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羣生仰之以安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春蠶動也國道之既

衆多也言庶物之類王者以道安之善曰毛萇詩傳曰柔安也道之既

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柔安也道之既

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善本作草魚

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肩

銑與言王從道而化萬物各得其所故時和八風不失節八風八方之風也

善曰萬物既由於道羣黎又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雲茂隋四時也獸在草魚躍順流言皆得其時也

四時八風並已見上

星躔

直連切善本作變字

其變

善本作躔字翰曰纖阿月御也躔星次也言星月各案其晷次不失常也善曰淮南子曰纖阿月

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晷呂氏春秋日月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

五緯

善本作是字

不愆

善本作逆

六氣無易

良曰五緯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言無錯逆變易善曰尚書云白雨曰暘曰燠曰風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氏傳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也

惛惛我王紹文

之跡

翰曰惛惛安和息我王成王也言成王作此詩以繼文王之迹也善曰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惛惛杜預曰惛惛安和息我王成王也此

詩成主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向曰美萬物生於高丘皆得極其高大善曰萬物生長於高丘者皆遂

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銑曰：藹藹茂植物斯高動類斯大盛矣植物草

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周風既洽王猷允泰濟曰：泰通也言周室風化既洽王道信通上下

周室也毛詩漫漫莫方與迢迢洪覆翰曰：方與地也洪覆天也漫漫迢迢

曰王猷允塞何類不煩善本作何生不茂物極其性民善本

字永其壽翰曰：言生類茂盛各盡性命之壽善曰：易乾鑿度曰：統者在

則無疾無疾恢恢大圓茫茫九壤向曰：恢恢茫茫皆大也大圓天也九

則不天也次貝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夫物極則

恢九壤九州也左長銑曰：言天地養萬物皆極其性而無天傷善曰：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

德而化也年而不中道天者是智之盛也年未

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之道也印義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濟曰：言萬物各得其理儀善曰：言萬

物之生各由其道往其所儀也毛萇詩

傳曰代宜其蒼頡篇曰宜得所也子夏詩序曰由儀容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

良曰君子勸其容儀以從道禮云率性之謂道善曰爾雅曰肅肅勸也郭璞曰容儀謹勸也禮記

之謂道

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于

善本平字林翰曰

皆君也言明君以仁愛為政則魚鳥各得其性也郭璞曰聰明鑒察也爾雅曰后辟君也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鵲

善曰爾雅曰明明察濯鱗

鼓翼振振其音賓為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脩

向曰遠賓皆寫其誠信明主盡心撫之時既和矣何所思慮何所脩理也善曰賓謂羣臣也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脩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羊弼曰

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文化內輯武功外修文化內

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脩之為善曰輯和也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 善曰陳羣謝錄曰玄字幼度領徐州牧符堅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符堅臨陣

殺符融封康樂公靈運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
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但謝君子道消拂衣
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謝靈運

銑曰沈約宋書云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
章之美江左莫及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
為臨川郡太守述其祖謝安謝玄之德後為有司所糾徙
廣州有詔斬於廣州市善曰為有司所糾徙封廣州遂
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
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罰詔於廣州弃市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濟曰達人賢達之人謂祖玄也貴我謂輕
物重身也言情之高屬及於天雲善曰

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
天雲言高也曹植七啓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

無抱濟物性而不纓垢

氛

良曰言無有濟物之心不為塵垢所纓纏
謂世事皆惡不相纓繞不離塵霧愁康書曰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

物之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

翰曰段干木不仕為魏國藩屏展季
柳下惠也既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

意也
人德弥大也
善同補正

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

善曰呂氏春秋曰秦將興師
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必

段干木不仕見
魏都賦
善觀見此易賦

襲鄭公知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臣勞以璧璧暗以十二牛秦三師對曰寡君使臣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暗之道也也或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名也音晉今為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槁勞也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為卻十五里向同善注臨組乍不綵薛

對珪寧止肯分善曰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本大冲詠史詩曰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主逸楚辭注曰

綵繫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為瑞信今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銑同善注惠物

辭所賞勵志故絕濟曰言惠賜及物而不受賞勵勉也能勉其志故絕人也善曰恩惠及物而不受賞言勉其志不

與衆同故言絕人也孔若若歷千載迭遙播清塵清塵音誰嗣

明哲時經綸良曰若若遙遙皆遠也謂高讓之德清塵遠播千載也言我祖有明智經綸之才能繼魯仲連善曰明哲謂祖也清

塵已見懷舊賦委女講綬道論改服康世屯翰曰康安屯難也言玄委弃經綸見南都賦

山以綴道論後出為將軍破符堅故云安世難也善曰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傳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服周易曰屯難也

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向曰謂敗符堅以尊晉主能盛於國人也

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魏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

銑曰言中夏喪亂未解散也已止也善曰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

也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帝沒於平陽

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

濟曰永嘉太元並西晉生

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號太元

河外無反正江介有

賊

子已平鄙反良曰河外洛陽也言為賊所破不得反洛陽之正介間也遷育北於江間迫促狹小屢有毀敗也

地毀也善曰河外已見西征賦公

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江介已見魏都賦毛詩曰也日蹙國百里爾雅曰地敗覆也

萬邦咸振懾橫流賴

君子

翰曰言萬國恐懼得免橫流之禍者蒙君子之力

善曰懾懼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橫流之禍孟子曰

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

拯溺由道情寵暴資神理

向曰拯濟寵勝也言拯橫流之溺由懷道情勝暴靜亂資

神妙之理

善曰拯濟也溺沒也孟子曰六下溺則援之以道

秦趙欣來

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實植武帝誅口人事既關聰達神理

秦趙欣來

蘇燕魏遼

去

文軌

銑曰遼待也表越燕魏四國言皆欣其蘇息以待文軌同也

善曰尚書曰後于右右來其蘇文軌已見

恨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

濟曰賢相即太傅謝安也謝世運謂死也遠圖謂謀也深遠之謀因此而止

善曰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諸兄曰上損國家累世劬勞遠圖之功

高揖

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良曰七州謂東晉之七州揖辭也言辭七州之命隱於五湖湖有五道故云五湖

日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為十

隨山疏濬潭傍嚴藝

粉梓

翰曰疏鑿濬深藝種也粉榆梓木名

善曰山居賦注曰選遺情捨

塵物貞觀丘壑美

向曰遺其冠冕之情是捨塵物也貞正觀見也言如此正見丘壑之美善同向注

勸勵

善曰勸者進善之名勵者勗己之稱

諷諫詩

善本無

一首

并序四言

韋孟

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本彭城為楚元王傳銑同善注

孟為元王傳善本有子夷王及孫王成成荒淫不遵道作詩

諷諫善本有曰字濟曰元王高祖少弟也薨子郢客嗣是為夷王薨子戊嗣戊與七國同反故無謚號善同濟注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良曰肅肅敬也我祖孟祖也在殷封東郡韋城故曰豕韋氏也善曰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為豕韋

黼衣朱黻四牡龍旂翰曰謂封為諸侯故得服黼黻建龍旂善曰黼衣已見

上朱黻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以皮為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

遐荒向曰古者諸侯錫彤弓則得專征伐撫寧揔齊君羣邦以翼大商

迭彼大彭動績惟光銑曰言能揔齊諸侯以翼佐大殷也迭更也大彭亦殷之霸國也言更至於此其功光大也善曰應

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言豕韋與大彭互為伯於商也迭互也

至于有周歷世會周濟曰言歷世為諸侯預會同禮

王赧聽譖定絕我邦

良曰赧王周末之王也聽譖言乃絕我豕韋之後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

見東京賦譖受譖潤絕豕韋氏善我邦既絕厥政斯逸翰曰逸放也言絕我國之後王政放逸遂至微弱

善曰會同已

善曰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為豕韋

善曰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為豕韋

善曰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為豕韋

應劭曰自經家韋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
瑣曰逸放也管子曰令不行謂之放瑣說是也
賞罰之行非由善本作王

室

向曰言賞罰自諸侯出也善曰縣與由古字通

庶尹羣后靡非扶靡衛

銑曰尹正也言衆正羣后無有扶衛之者

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又曰肆覲羣后尹正也羣后天下諸侯也

五服崩離宗周以墜

濟曰五服甸服綏要荒等服言

崩壞離散周之宗社從此而墜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宗周已見西征賦

我祖斯微遷于

彭城

良曰從此微弱始遷居彭城善曰漢書曰楚國有彭城縣

在予小子勤唉

呼來厥生

翰曰予小子孟自稱也唉

歎也勤歎其生之微也善曰方言曰唉歎辭也許其切

阨

善本作阨字

此嫚

慢

秦耒

盧會耜

音斯耕

向曰因阨於秦家嫚毒之法而耕於野

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

銑曰天不安秦於

鳥

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濟曰漢征

四方所往必來萬國所以平也善曰言漢之所往無不歸懷故萬國所以皆平

乃命厥弟建侯于楚

良曰厥弟元王

弟元王

也建立也謂立為侯伯於楚

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

翰曰俾使也小臣韋

孟也矜矜戒慎也言元王戒慎恭儉有沈靜守一之德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矜戒慎恭儉靜守一道也惠此黎人善本作內民字

彼輔弼身國漸世垂烈於善本作後後向曰言能惠愛衆庶納用輔佐之言漸代沒也列業也言已沒

上代乃垂業於夷主也應劭曰即位且善曰漸沒也乃及夷主尅奉厥緒善本作咨

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王銑曰惟王謂王戊也言夷主亦能奉其緒然命不長

而至王統祀也左右陪從之臣皆美士也善曰夷主如何我王不思守

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濟曰言王不思守保統緒不為履冰之戒以繼祖考善曰守其富貴保其社稷履冰已見寡

婦邦事是廢逸游是娛大馬悠悠由獵善本作是放字是驅務止鳥獸

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媮俞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固

是恢唯諛是信良曰言王廢政事以田獵輕忽苗稼匱乏生人以自媮樂所大所親者皆非賢德美俊但恢大苑囿而信讒諛

馬善曰馳騁大馬悠悠然遠也喻與愉同樂也人失稼穡以困乏而王反以為樂也喻喻諂夫諤諤黃髮如

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樂善本作逸逸翰曰諭諭目媚

黃髮老人也言王不察諂媚之夫中正之老也藐遠也君之大夫曰下臣也謂疏遠君之大夫追情欲縱逸樂也如淳曰諭諭目媚良史記曰不如周舍之

喭喭與諤同喻以失切諤諤正直良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也廣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善曰儀禮曰凡

自稱於君士大嫚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向曰謂嫚先王之業無德而被削夫則曰下臣嫚嫚彼顯祖輕此削黜也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銑曰睦亦親也令善也言王不能早起夜卧以

美善聞也善曰尚書曰九穆穆天子臨照下土猶天下之土善曰毛族既睦尚書曰舊有令聞穆穆天子臨照下土

詩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善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茲

作茲怙字良曰言王不顧羣司之法正遠之道必由於近也怙親也言危殆親近於此也善曰茲此謂此親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漢戚以致

危嗟嗟我王自今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及及甘國翰曰曷何也弥弥稍益也岌岌危也言我王何不思此危殆不自視己之事而嗣位無法則稍益其放逸國將危亡也善曰言王不思之

不鑒鏡之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應劭曰一致冰匪霜致墜匪慢瞻惟

我王時靡非不練向曰謂積霜成冰積霜以成敗言我王亦不受教練前事也

無不先由微霜致墜無不先由驕慢善曰時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

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善曰時

思黃髮秦穆善本作以霜銑曰能興一國救顛危者誰肯違遠悔過之事

曰言欲興其邦國救其顛墜誰能違於悔追思老人之言秦穆公所以成霸業也善

過乎尚書秦穆公曰詢于黃髮則罔所讐善曰歲月其徂年其逮焉苟於

赫君子庶顯于後翰曰逮及耆老也於赫美也言歲月將邁以及於老

日月徂逝年將及老悔過自新理宜在速爾雅曰耆善曰徂往也言

老壽也歎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善曰我王如何曾不斯

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向曰我王不覽此美不近

勸志詩一首 四言

張茂先 銑曰勸勉也謂勉志以修德業

大儀幹

烏括

運夫迴地游

濟曰大儀大道也言大道迴運使天左旋地

右旋旋猶轉也

善曰大儀太極也以生天

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鄭玄曰極中之道渾和未分之氣也幹轉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

地中行南而東三万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移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

四氣鱗次寒暑環周

良曰四時寒暑如魚鱗之相次循環而無極善曰禮記曰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差池雜還范子曰度如環無有端周迴如循

環未始有極

星火既夕忽焉素秋

翰曰星火流火也西方色白故曰素秋善曰星火星也見上爾雅曰秋為白藏

故云涼風振落熠燿

以耀宵流

其一。向曰振落也謂振其落葉熠燿螢也宵流謂夜飛善曰涼風已見

上熠燿已見秋興賦

士思秋寔是感物化

銑曰吉士至秋而哀思是感物遷化也善曰思悲也謂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為

蛤之類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

日與

月與

在并代謝

善本一作與
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
夏盡秋來故曰代秋來夏退故曰謝在并猶漸進也言日月相推漸進至此代

謝也

逝者如斯曾無日夜

向曰逝往也言性命之往日夜不息善曰逝者已見秋興賦

嗟爾度

士胡寧自舍

其二翰曰何寧自舍止不修德業善曰其二言逝川之

仁道

不遐德輶

由

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

向曰輶輕鮮少克能也言仁德之道其求不遠

其輕如羽求之則至然衆人少能舉之

善曰論語子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

大猷玄漠將抽

厥緒

銑曰猷道也言大道玄漠猶將抽其端緒文曰玄幽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漠無爲也言大道

善曰毛詩曰秩秩大猷說

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

先人

善本作

有作貽我高矩

其三濟曰言先聖作法度遺我爲高

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

大之規矩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盤

善本作

于游居

多暇日

良曰言有淑美之姿放心盤游居有閑暇不修道業善曰孫卿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如彼梓材

弗勤丹漆雖勞朴斲

終負素質

其四翰曰梓匠理材不勤以丹漆飾之雖勞於理削

終不成器也丹漆喻人學也

善曰尚

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

養由矯矢獸號

平

于林蒲

蘆榮繳神感飛禽

向曰楚王游於林中援綠木射之不中命養由射之矯矢援抱木而號也蒲蘆即蒲且也繳矯

射也蒲且射雙鳬中一而一不中者亦隨之下言皆至妙之感 善曰養由已

見幽通賦捕盧舊說云即蒲且也已見西京賦汲冢書曰蒲且子見雙鳬過之

其不被弋者亦 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 其五

下故言感也 末伎謂繳射也言末伎用心尚感如此況窮精樂道豈有幽深而不通 安

焉 善曰物獸與禽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答賓戲曰浮英華耽道德 安心

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 濟曰言清其思慮棲志於

德飾其身也彪文也 善曰莊子曰恬淡寂寞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 如彼

使神蹈蕩而不失其充答賓戲曰仲丘抗浮雲之志說文曰彪文貌

南畝力耒既勤蔗 彼 莖 古 致功必有豐且 其六 良曰蔗耘草莖

草壅苗則殷豐喻學者勤於道德亦致光大 善曰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

謂邠牛曰譬如農夫是蔗是莖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蔗耘也壅苗為莖

水積成川載潤 作 載清土積成山歌 許 蒸鬱 具 翰曰川山皆

其大也則生波濤起雲霧又能積德業至於廣大亦賢智發焉歌蒸雲霧氣自

善曰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循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梗枿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

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傳毅顯宗頌曰蕩蕩川瀆既瀾且清張揖字詁曰歌氣

上出 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以隆德聲其七句曰言山

盈故能高深言人亦當含弘光大以崇德聲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

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易曰含弘光大蔡邕表

喬碑曰于茲德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 銑曰言從小至大 善曰老子曰

聲發聞遐邇 高必以下為基又曰合抱之木生

於毫末 川廣其源成人之始 濟曰川之廣大在於泉源人之成德在

於毫末 善本 源成人之始 於初始 善曰禮記曰王者之祭川也

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勺卒成不測也論衡曰自

源發流安得不廣國語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與善 累

上微以著乃物之理 良曰積微以至於著是物之通謂也 纒 纒 牽之

長實累去千里 其八 翰曰纒索也以御馬也王良弟子駕千里馬驚父曰

亦纒牽之累 善曰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太戰國

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

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纒牽長故纒

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且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

見臣不憚者是纒牽長也千里之馬繫以長索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向

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負不修德如千里馬也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向

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負不修德如千里馬也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向

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負不修德如千里馬也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向

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負不修德如千里馬也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向

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負不修德如千里馬也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向

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負不修德如千里馬也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向

言能復於禮教以終一日則天下之人皆歸於己善曰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若金受礪若泥在鈞

金受磨礪以利泥從鈞以成器人亦因學以就其德鈞作瓦輪者善曰大戴禮君子曰學不可以已故金就礪則利在鈞已見西征賦謂陶家泥輪以能

成器也進德脩業暉光日新濟曰進德脩業則日新之道善曰進德

又曰日新隰朋仰慕子亦何人其九善曰莊子曰管仲有病相之謂盛德

屬國而可對曰則隰朋可其爲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華言隰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良同善注

文選卷第十九